

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二目錄

禮政三 大典下

奏定 文廟祀典記

俞樾

文廟祀典私議

俞樾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俞樾

請將漢儒許慎從祀疏

汪鳴鑾

請升先儒韓愈祀位配享孟廟疏

鈕玉庚

建議生儒從祀請 旨準行疏

潘祖蔭

興撫節院

薛福成

續修會典事例請 飭妥議開館章程疏

延煦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二

上海萬士濬子源輯

禮政三 大典下

奏定 文廟祀典記

俞樾

咸豐六年十有一月河南學政臣樾言昔孔子周流列國同時賢大夫其克協聖心者於衛則有伯玉於鄭則有子產而觀論語所載則於子產尤稱道弗衰蓋孔子在鄭嘗以兄事之及其卒也爲之流涕今文廟從祀有遼緩而無公孫僑非所以遵循聖心修明祀事也臣比因校士再至鄭州登東里之墟渡濠濠之水猶懷遺愛想見其人夫附驥益顯非必及門衛鄭兩賢事同一體緩旣從事僑胡獨遺臣愚以爲先賢鄭大夫公孫僑宜從祀 文廟大成殿兩廡又按孔子有兄曰孟皮故論語稱孔子以兄子妻南容而史記弟子列傳有孔子兄子孔忠蓋皆孟皮之子也孟皮言行無所表見然旣爲孔子之兄則亦祀典所不可闕者孔子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爲帝王萬世之師京師郡縣莫不崇祀上及其祖下逮其孫而獨缺其兄揆之至聖之心或者猶有憾乎臣愚以爲孟皮宜配享 文廟崇聖祠奏上詔下其議於禮部僉曰宜如臣樾言爰定公孫僑從祀大成殿西廡位林放上孟皮配享崇聖祠位西向

第一 天子俞焉於是上自 國學下至郡縣學咸奉行如 詔書禮也其明年樞以人言免官自惟奉職無狀不稱朝廷遣使者之意惟此二事祀典存焉且孟皮之議實發於先臣蓋先臣有詠古詩四章其次章爲孟皮未與配享而作奉承先志幸無失墜念漢世如乙瑛請置卒史韓勅造立禮器咸刻石勒名垂示後世作而不紀後無述焉爰著本末以愆方來乃爲頌曰英英子產君子之風兄事勿替尼父所欽宜祀於廡以尊孔心扶彼遺氏爲聖作朋孟皮弱足不良於行有開必先實惟聖兄所求未能聖心悲傷配食先代祀事孔時

文廟祀典私議

俞樾

咸豐六年樾在河南學政任 奏請援遽瑗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 文廟兩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享 崇聖祠 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樾旋以人言去職賒伏草野又經兵亂流離奔走靡有定居然念文廟祀典尙有宜增益者樾故官學政俎豆之事固所職也茲雖放曠敢默而息乎謹私議之如左
一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享所爲也謹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授尙行子尙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

詩其原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鍾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至今學者誦習謂之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不傳而毛詩獨行皆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華於國書自今有事大學竝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訓傳非所謂代用其書者歟徐堅初學記載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較高行子之徒傳其氏而不傳其名者其迹之顯晦有殊矣乃 文廟從祀有小毛公葢而無大毛公享禮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無乃歛其委而忘其原歟非先河而後海之誼也是宜增入者一 一曰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訓詁也無訓詁是無義理也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歟漢太尉內閣祭酒許慎生東漢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詭更正文以耀於世慎學於賈逵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敘篆文合以古籀使學者得以考見六書之原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明義理厥功甚巨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舊說散失無傳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書徵引及之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鄭所刺取慎又著孝經孔氏說及五經異義是其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舍是奚由哉伏念我 朝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許氏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春秋有事 文廟慎不得與配享之列無

經世文緯編

乃闕歟是宜增入者二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俞樾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卽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赤之上說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卽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旣爲孔子兄子則子思子之從伯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揆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竝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權於咸豐六年奏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說俟後之君子焉

請將漢儒許慎從祀疏

汪鳴鑾

竊惟聖人之道垂諸六經而經之義理非訓詁不明訓詁非文字不著周公作爾雅雅者正也所以正文字也古者曰文今世曰字孔子論政必先正名且極之禮樂刑罰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乎漢太尉內閣祭酒許慎生東京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詭更正文以耀於世慎於是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叙篆文合以古籀古聖人創造書契之意得不盡漢書賴有此書之存後漢書儒林

傳稱慎性篤學傳又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其爲當時推敬亦可概見伏讀高宗純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於說文一書稱其推究大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然則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豈是奚由夫
說文之學至我 朝而始大顯如惠棟朱筠錢大昕王念孫段玉裁戴震孫星衍嚴可均阮元桂馥等諸
家撰述各有發明稱極盛矣而春秋有事 文廟未有議及配享者臣愚以爲兩漢傳經之功莫大於鄧
康成而鄧康成註禮嘗徵引許書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刺取其服膺可知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謂兩漢經學極盛若許若鄭尤皆一代通儒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 聖訓煌煌允爲千
秋定論許鄭並稱無所軒輊雍正二年已復康成從祀士林竄稱盛舉而許慎大儒事同一例則慎之應
從祀者一也則詁之學首推毛氏而許承毛學者惟許慎故說文之義往往與毛傳相合 欽定四庫全
書總目定詩傳爲毛亨所撰同治二年 允御史劉慶之請列祀毛亨于東廡而慎獨未與則慎之應從
祀者二也漢人說經喜用讖緯雖大儒猶或不免惟說文一書不雜讖緯家言其稱易孟氏書孔氏以及
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舊說散失無傳者猶存什一於千百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以不墜魏晉以
來注書者率爲科律往往單辭片義引用者多至十餘家他傳注所未有其有功於經訓誠非淺鮮則慎
之應從祀者三也朱子崛起南宋躬行實踐上承孔孟之傳而四書集註引用說文者不可枚舉朱子語

類云讀書不理會字聲音韻卻枉費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甚害事也是宋儒之講求義理非本訓詁文字而亦無由以明說文解性情二字獨主性善之說與孟子董仲舒之言相表裏則慎之應從祀者四也綜其綱羅古訓博采通人天地山川王制禮儀靡不畢貫實足爲聖經之羽翼示後學之津梁核與咸豐十年奏定章程均屬符合應否將漢儒許慎從祀 文廟之處合無請 旨飭下部臣集議

請升先儒韓愈祀位疏

鍾玉庚

竊惟自古帝王型方訓俗無不崇學術正人心顯示儒宗事報之隆卽隱杜邪說誣民之漸是以孔顏曾孟歷朝祀典昭垂並及門弟子後世賢儒有功聖教者悉皆從祀兩廡甚善配饗 廟廷用意至深且遠況逢 列聖相承修明文教咸豐十年大學士軍機大臣遵 旨議定嗣後從祀 文廟應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斷近歲以來如許慎張伯行等先後增祀固已有美必彰無遺不舉臣伏念孔孟之學發明於宋儒是以周敦頤等特稱先賢入祀 孔廟兩廡並以朱子升列哲位顧自宋以前秦漢五季佛老肆行道貳幾墜賴有唐儒韓愈力持其後躬任其難所稱孔子之道獨孟氏之傳得其宗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其原道一篇推本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正學賴以昌明諫迎佛骨一表陳善閉邪引君當道凡所著述皆有闢千百世道人心與孟子思邪說距跛行放淫詞以承三

聖者遙相授受孟子亦嘗以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二百年韓愈排佛老乃去千有餘歲時代愈遠儒術愈歧其間匡扶世教之人尤不可少是孟子以後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當以韓愈爲最其振興墜緒先於孔廟西哲之朱子授受心傳匹於孟廟東配之樂正臣奉命視學山東授試竟郡瞻謁鄒縣孟廟恭查乾隆三十一年奉旨飭下禮部更定祀坐次十九人先儒韓愈孔道輔各居兩廡之末在部臣典習明禮已知以食報馨香爲重而盛世禮隆激勸尤必有功名教爲導東省爲聖賢桑梓重地亟宜追崇正學加意闡揚如韓愈之祇排異端攘斥佛老浩然之氣塞乎兩間是上接洙泗鄒嶧之宗傳下開濂洛關閩之正軌獨守先待後於其間其功德之隆若僅從祀孔孟兩廡臣愚猶謂不足以示尊異擬請援朱子升列孔廟哲位之例將孟廡舊設先儒韓氏祀位升列東配樂正子之次改稱先賢韓子爲臣聖西配並將孔廟西廡舊設韓愈祀位先儒改稱先賢按代序次升列兩廡宋先賢之右以示一律尊崇之處應請飭下禮部會同大學士九卿國子監詳議具奏請旨定奪如蒙俞允由部臣通行各直省敬謹遵行俾薄海內外臣民咸瞻然於聖朝崇正黜邪維持世教之至意以最後之學者誠能私淑聖賢不惟升堂且可入室似於世道儒風不無裨益謹就管見所及會同山東巡撫臣周恆祺繕摺具陳

經世文經編

議先儒從祀請 旨准行疏

潘祖蔭

竊臣等准禮部咨以前任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以故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 文廟欽奉 諭旨命臣等赴內閣會議臣等謹按從祀之典古無所見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凡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鄭元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此爲言從祀之始漢魏以還國祚未舉唐觀二十二年詔左邱明等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繼遂以周公配成王而以孔子爲先聖此爲定從祀之始推原事始蓋本樂祖瞽宗之義凡從祀先聖者皆博士弟子所從承學轉相授受之本師沒則各以其師附祀所謂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証之古禮斯爲最合濂洛諸賢挺生宋代卓然爲世大師元明以來迭爲增祀亦因士習其教故以崇德爲報功追契始初並非相悖厥後請祀紛紛無關義我 朝禮教昌明動循古法道光九年特旨不准李容從祀蓋懼空談心性者冒越其間實與唐人創始之心若合符節臣等連遵其義近懷聖謨謹核黃宗羲顧炎武之生平及素所服習該故儒之遺書竊謂宗羲炎武皆有傳經之功衛道之力崇正遏邪之實效敢舉其合於從祀之證書條列上 聞不厭煩瀆一一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我 朝文治昌明經師輩出諸經各有專家各有疏證精研小學博貫羣經尤難指數蓋自古代以來

經學至 國朝而極盛而上溯淵源並推至黃宗義顧炎武而上卽至辨書古文之僞發古託之微深通
天算博稽地理凡樸學之專門皆該二儒之遺緒迄今著述炳在人寰傳授既繁淵源有在是凡讀其書
習其言者皆以該二儒爲轉相授受之本師故道光年間京朝各官特建顧炎武祠於京師春秋祀事直
省學人咸爲執事迄今不絕蓋亦未有之創舉矣臣等以爲人心所在卽定論所憑各省名臣遠宦實不
乏人何以區區獨祀該故儒此卽所謂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皆發於人心之不自覺臣等準之古誼以
爲黃宗義顧炎武當從祀者此其一然僅合古誼而相乖今制臣等亦不敢妄請伏讀道光九年 聖訓
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方可以俎豆馨香用昭崇報又咸豐十年議准從
祀先儒應以闡明聖學傳受道統爲斷臣等查黃宗義編定明儒學案綜二百年學術升降之原會通融
貫雖出自戴山而於姚江末派痛予斥絕故河東姚江兩得其正創修宋元學案條分派別但斥邪而扶
正不伐異而黨同其稱朱子謂致廣大精微綜羅百代推挹可云極至顧炎武不立講學之名而有蹈
道之實其論學之言謂聖人之道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又謂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論語五經而
但資之語錄不知本矣故所學一以臆薦精實而無翫張之氣門戶之私至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錄皆
可覆按夫亦足以當學術精純之目矣然猶未証諸實效也明季心學盛行顏山農何心隱李贄之徒標

目狂禪蕩無禮法細行不謹東書不觀學術既壞國運隨之黃宗羲排斥其根株顧炎武痛絕其支蔓自
二儒興而禪學息矣禪學息而橫學起矣絕續之交固由景運之隆亦該故儒教澤之力所謂闡明聖
學傳授道統者非歟至於經綸卓越之稱該二儒皆以經濟交推特以身丁末運心在勝朝自不能奮跡
昌期各抒偉略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載正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而蘇州之糧三
百三萬八千石正定止一十萬石王者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之不同若此者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
郡縣則土壤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此卽列聖減定蘇松浮糧及增設直隸州改併州縣之議其
他鑒明人之失開我朝之法者不可枚舉而肇域志宅京記諸書具有深意尤非徒輿地之學蓋與宗
義明夷待訪錄同爲經濟家必資之書矣夫空言經濟能欺一時而不能垂之後世至流傳二百餘年而
讀者猶思取法則其非空言經濟可知矣臣等準之今制以爲黃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凡若此
而無列聖欽定之評猶未敢遽定也黃宗羲顧炎武經四庫著錄之書原案已經詳列提要褒許之
語學者無不周知臣等毋庸復爲引叙惟欽定國史儒林傳於黃宗羲傳內稱其上下古今穿穴羣言
自天文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又稱宗羲之學出於戴山聞誠意慎獨之說構密平實於顧炎武
傳內謂其歛華就實扶弊救衰又謂國朝學有根柢以炎武爲最至熊求特筆謂其在華陰於雲臺觀

側建朱子祠則隱然以紫陽嫡派歸之矣如謂 四庫提要中有一二糾正之語遂即寢議此正不然提
要爲叙錄之體意在解題係專爲一書而發非是統論全書譬如詩有正變書有真僞而至今並傳爲經
未嘗有所偏廢違者無論矣臣等卽就 國朝之得列從祀者言之如陸世儀思辨錄提要則謂其不免
迂闊之失陸隴其問學錄提要則謂其過於主持孫奇逢四書近指提要則謂其不免高明之病至張伯
行所著理學各書斥入儒家存目一字不登向使當時禮臣必據提要之辭以爲論定諸儒之案則陸世
儀等卽不應俎豆於兩廡矣湯斌 國朝從祀之儒之至純至正者也而推黃宗羲之詞曰黃先生論學
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其與顧炎武書謂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事
茲數語者苟非宗羲炎武孰敢當此苟非湯斌深知宗羲炎武亦何能發此況湯斌在史館得黃宗羲一
書謂宋史之道學傳乃元人之陋遂示於衆而卽去之其志同道合略見也 聖君之評如此賢臣之評
如此殆幾乎無可致疑矣此臣等準之 成憲以爲黃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以上三端容有未
盡之語而初無溢美之詞俎豆馨香洵無愧色乃者禮臣具稿力從吸議臣等實不敢苟立異同亦不敢
隨事附和卽如陳寶琛疏中有宗羲倡於前炎武繼於後二語查二人生旣同時初無先後之分學又異
派更無倡繼之說該學政措詞偶誤臣等亦不曲爲之諱然因此而遂謂其不明學術因並斥其所請之

人則固不可也臣等稽之古訓求之輿論以爲該故儒之從祀實順人心而不違成例況我 皇上纘熙
典學正當審辨學術以風示天下將因以求所謂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以爲平治天下之本是該
故儒從祀之典似亦繫乎時政而非徒滋議論者已臣等公同商酌擬請 旨准將黃宗義顧炎武從祀
文廟倘因 祀典重大未能驟定應請 旨飭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稟撫部院

薛福成

竊惟崇德報功神道所以設教禦災捍患禮經列於明禋浙東沿海各郡自去年法人渝盟肇露馬江臺
北迭經開戰警信頻聞羣黎驚駭迨本年正月敵艦撲犯鎮海口門與我砲臺兵輪相持數月之久而甯
紹一帶衆心帖然相安無事若忘大敵之在門者屢聞民間傳言有朱將軍萬將軍顯著神靈保護郡邑
謂閭境必可安全狡寇斷難逞志兵民流播異口同聲是以砲聲隆隆而市肆不驚敵氛環逼而士氣益
壯每當事勢危急之際若見狂風異雲由西而起倏嚮海隅者或云陰兵無數助戰却敵或云夜見南北
岸砲臺神燈有萬字朱字敵中遙望我軍常隔烟霧以致測量莫施砲無準的賊近初聞此說曾發書馳
訊營務處杜丞鎮海縣廖令旋據先後函復杜丞則稱與將領指揮禦敵往來於砲彈如雨之中無一受
傷敵以數百磅重之炸彈日對口門轟擊多不開花誠不可謂非神助廖令則稱詢訪紳民招寶山等處

神燈萬目共觀事實非誣職道伏查萬將軍卽故定海鎮萬壯節公諱雲飛道光二十一年與故壽春鎮王剛節公錫朋處州鎮鄭忠節公國鴻同守定海血戰六晝夜敵刀劈公面去其半砲洞胸穴如盤猶手刃十餘人而死世所稱定海同日殉難三總兵者也萬公原籍山陰祠墓所在忠靈布濩庇及一方理固有之職道已於核轉統領臬宇等營成守詳文內籲請憲核分別奏咨將定海三忠祠列入祀典春秋致祭以順輿情在案朱將軍卽故 誥贈武顯將軍金華協副將朱公諱貴方英吉利兵船之踞甯波也將軍率陝甘官兵九百名扼守慈谿之大寶山敵衆由大西壩及丈亭水陸並進將軍親執大旗麾兵迎戰自辰至申殺傷過當會長溪嶺大營忽自驚潰勢孤援絕將軍怒罵斬陣手斬數十級身中兩槍馬蹶復躍起奮敵矛左右盪決最後一火槍中要害乃仆其子昭南同時戰沒部下弁兵獨力戰不退死者二百餘人敵亦輿尸纍纍相與痛哭驚悸謂自入寇以來未有如斯大創者自是大寶山上常有雲氣隱隱聞鼓角聲夜或見火光上徹旌旗往來敵之在郡城者頗皆驚恐亦遂遑遑退去此道光二十二年事也既奉 優旨賜卹慈谿士民釀貲建祠以申報讐迄今四十餘年廟貌常新靈應丕著客歲夏秋之交附近居民夜聞祠中擂鼓若治軍然連十餘夕祠前有流丐棲宿聞人馬行聲絡繹孔道或如身被馬足踐踏遂致疾病是時法燄方張咸謂將軍鬱忠憤於地下且當敵愾以佑海疆遐邇爭傳民心大定職是之

故茲者 國威遠播強敵受盟氛祲潛消封圻靜謐立功將吏既蒙 殊恩晉秩有差職道亦濫叨非分之榮豈敢貪天之功俾神靈顯蹟湮沒不彰除將府縣送到冊結備文轉詳外理合據實具稟擬求憲臺察核 奏請 敕加封號抑或與定海三忠祠同給匾額列入祀典庶表忠靈而答神庥

續修會典事例請 飭妥議開館章程疏

延 煦

竊 會典一書肇始康熙二十三年續修於雍正二年乾隆十二年嘉慶六年康熙間七年成書雍正間九年成書乾隆間十八年成書嘉慶間十七年成書蓋制作愈詳攷訂愈密雖書成遲速相懸然大要以十年為率未有不開館進書者也自嘉慶朝以至同治相距五十餘年承 列聖之詒謀合 四朝之聞見大方小策允宜勸為一書以昭法守是以醇親王有重修 會典之請旋經內閣等衙門會議援照嘉慶六年舊例先令在京大小各衙門將嘉慶十八年以後案件檢査編次事繁衙門予限三年事簡衙門予限二年再行奏明開館辦理畫一等因於同治十二年正月具奏奉 旨依議在案現今距奏准立限之日已閱十年限期久滿各部院新修則例有已編次者有未編次者若聽各衙門之懸宕而不開專館以定責成深懼歲月虛糜汗青無日殆非所以重 典章而隆述作也查嘉慶年間所議章程雖有例案分辨之議而慎擇纂修酌定館局即經同時具奏旋經 簡派總裁開館辦理其原奏大指以 會典為